



纽约上东区妈妈们的人托战争

第 1746 号 本期八版 2019 年 1 月 14 日 星期一

以一己之力新译莎翁全集

——访莎士比亚全集译者傅光明

■本报记者 朱自奋

对一位译者来说，翻译任何一部莎士比亚戏剧都是一项巨大挑战。伟大的原著，以及在他之前的众多优秀译本，这些都像横在新译者面前的高山，无论他最后能走多远，都不能完全避开前面这些“影响的焦虑”。而敢于挑战、欲以一己之力完成翻译莎士比亚全集这一超级志业之人，更是世间少有。迄今为止，中文世界完成这一挑战的人，有，仅梁实秋一人。所以，当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傅光明先生发愿，将尝试独立完成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，并出版第一辑新译本四种（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《威尼斯商人》《哈姆雷特》和《奥赛罗》，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7 年 6 月、7 月出版），第二辑五种（《李尔王》《麦克白》《仲夏夜之梦》《皆大欢喜》《第十二夜》）也将在 2019 年三四月间问世，其翻译的体量之大、出版效率之高，令人惊叹。是什么样的动力和热情，催动他毅然接受这样的重磅挑战？他的“注释导读本”新译，与前人的重要译本相比，又有何特别之处？日前，记者采访了傅光明先生。

新译莎士比亚的缘起

作为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，傅光明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上的成就有目共睹。2012 年，他着手写作酝酿多年的《老舍传》，并将其视为多年老舍研究的重要结晶。遗憾的是，这本书至今未能完稿，皆因半路杀出程咬金。一个偶然的机缘，他开始尝试翻译莎士比亚戏剧，没想到这一“触碰”，竟从“试水”变成“转轨”，从此改写了之后的学术研究重心。莎剧翻译的庞大工作量、复杂的智识挑战和莎剧无穷的文学魅力，使他不得不暂时放下心仪已久的老舍研究，把自己完全投进莎士比亚的怀抱，执着耕耘，甘苦自知，并已在朋友眼里变成一个“我为莎翁狂”的人。

翻译莎剧的最初因缘，始于 2012 年 4 月，当时，傅光明应美国国会图书馆东亚部之邀访美。在一次与友人韩秀的闲聊中，傅光明提及十几年前曾出于好玩，译过查尔斯·兰姆跟姐姐玛丽·兰姆合作改写的《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》。韩秀即表示可向台湾商务印书馆方鹏程总编辑推荐，看



▲ 莎士比亚

▼ 傅译莎剧第一辑新译本四种：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《威尼斯商人》《哈姆雷特》和《奥赛罗》，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7 年 6 月、7 月出版。



傅光明

可否促成出一个繁体字版本。方鹏程迅速回复邮件，认可傅氏译文，并问他手头是否还有其他已出版的西方文学名著译本，或可一并考虑出版。随后不久，傅译《我的童话人生——安徒生自传》也被台湾商务接受出版。但有一点傅光明至今回忆起来仍觉不可思议，即在后来的邮件往来中，傅光明曾有透露，因酷爱莎翁的缘故，他曾想新译一些莎剧中的经典片段，因觉目前流行的无论朱生豪、还是梁实秋译本，语言都早已不具现代感。不想方鹏程在回复时间：“假如台湾商务邀请您重新翻译《莎士比亚全集》，您会考虑吗？”

这把傅光明吓了一跳。他最初只想新译部分莎剧，并视之为一个多年来秘藏于心的“宏伟计划”，没想到对方直接递过来一个比初衷恢宏得多的愿景。接受，还是婉拒？若接受，无疑这是一个极大挑战，并将是持续多年的大工程。但新译莎翁全集，吸引力实在太太，“如能顺利完成新译，将是泽被后世、功德无量之事。”经过慎重思考，傅光明回复台湾商务印书馆，决定接受这个挑战。

2014 年，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傅氏新译中英对照本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。全集新译计划正稳步展开，未料途中生变，由于方鹏程退休，台湾商务印书馆人事变动，影响到出版格局和计划。经双方协商，全集新译项目中止。不久，天津人民出版社黄沛社长得知消息，借到北京开会之机，找到傅光明，表示愿倾力打造傅氏新译莎翁全集。名花有主，只待他“一个人的莎译”了。

新时代呼唤新译者

“每个译者心中都有属于自己的莎翁，每个时代都呼唤着它的新译者。一个时代应有一个时代的莎翁译本，这是我新译莎翁的初衷。”傅光明说。他认为，对莎翁新译和莎剧研究，我们应报以鲁迅先生早在 80 多年前就提出的那样一种多元、开放的态度，因为只有这样，才能催生适应新时代的莎翁译本，并推动莎士比亚研究。傅光明把鲁迅引为知音，鲁迅提倡“复译”，且主张哪怕一部作品已有好几种译本，也必须容纳新译本。

中国读者的莎士比亚接受史最早可上溯至 19 世纪末，那时莎士比亚的名字已传入中国。1902 年，梁启超在《饮冰室诗话》中第一次将 Shakespeare 译成“莎士比亚”，从此莎翁有了在中文世界的固定大名，后世一直沿用下来。1921 年，莎士比亚作品正式登陆中国，这一年出版了田汉翻译的莎剧《哈姆雷特》。1930 年代，朱生豪、梁实秋两位后世公认的著名译者几乎同时开始了莎剧翻译。1930 年代是中国翻译莎士比亚的第一波高潮，也几乎是最盛的一次。除朱、梁二位，曹未风、孙大雨、卞之琳、曹禺，他们都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翻译过莎士比亚。

一代又一代莎翁译者将不同的中文译本呈现给读者。在莎翁全集的翻译出版方面，梁实秋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以一己之力译完全部莎剧之人。1967 年，梁译莎剧全集在台湾出版，三年后，他又将莎士比亚三部诗集译竣，前

后花费了 34 年。从梁实秋完成全译，到傅光明发大愿要全译莎剧，中间隔了半个多世纪。

改革开放以来，也出现了两套新译的莎翁全集，一是方平主译的《莎士比亚全集》（2000 年河南教育出版社；2016 年上海译文出版社）；二是辜正坤主译的《莎士比亚全集》（2016 年北京外语教研出版社）。这两套全集都是诗体翻译，面世后均引起了读者的积极关注，但这两套都是“团队作战”的译本。

“假如我能如愿将全部莎剧新译完成，将是第二位独自译完莎剧之人。”傅光明说，“但这话现在不敢说满，万一有个无常，就可能中断。所以，梁实秋先生才有那样自谦的幽默说法：一因创作才华不够才搞翻译，二必须得活得长久。”

“傅氏新译本”的新考量

1980 年代初，傅光明怀着顶礼膜拜的心情，阅读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《莎士比亚全集》的朱生豪译本。“那时，凡遇到别扭的地方，丝毫不会质疑什么。这是我个人阅读、接受莎翁的第一阶段。第二阶段在十几年后的 1990 年代中期，当时梁实秋的莎翁全集译本在内陆出版。读了梁译，发现许多与朱译不一样的地方。我有了疑问：莎士比亚为什么会讲两种中文？从文本本身考虑，我觉得，许多地方似以朱译文更优雅，译文更流畅，诗味更浓郁一些。朱前辈英文系出身，是个诗人。（下转第二版）

阅读前沿

徐德明——我的莎士比亚接受史中的傅光明新译
陈尚君——陶敏教授的遗著
李鑫——不为图利猎奇 只为传承文化
禾刀——马伯乐的人性弱点会被埋葬？

每周一书



《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：晚清画报研究》

陈平原著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出版
定价：88 元

北京大学中文系陈平原教授近 20 年来东奔西走，努力搜寻资料，尝试借助文字与图像两种不同介质的功能互补和互动，深入拓展他一向关注的近代文学与文化研究。

本书是作者在晚清画报研究方面的集大成之作，将近代启蒙、新知传播、传教士、女学、科幻小说等诸多内容，配以 300 多幅图片，生动再现了晚清画报缤纷的面目。而书中兼及新闻史、绘画史与文化史的论述，尤其关注图文之间的缝隙，有助于读者深刻了解晚清社会风尚、文化思潮以及审美趣味的复杂性。